跋履

中午的月亮

□ 刘 君

1

我竟然在中午看到了月亮。在汶川绵虒镇的大禹山庄，头顶异常纯蓝的天空，无云，一痕新月，薄薄近乎透明。

四周重叠的大山阻挡住视线，目光便只好在整个山谷间徘徊。山下的岷江传来哗哗的水声，一个音乐廊桥连接此岸和彼岸，桥中间矗立的巨大水泥吉他，顶端穿过几根“琴弦”延伸至桥的两端，空中俯瞰，每一次风过，都会聆听到不同的乐声吧。

近处的桂花，正是盛开的时候。挂满一树黄色小蛋糕，甜蜜的味道传出很远。

这山上特别多的千层金，叶子层层叠叠，最外一层浅黄，风吹草动，自带一圈光晕。有一种贴地而长的草，见缝扎根地蔓延开来，没有一点犹疑，没有一点自怨自艾，横的，竖的，一片一片。彼此不肯松手似的牵连开去。

中秋刚过不久，似乎秋心尚稚嫩而未曾老练，那些深绿、浅棕、淡紫的叶子，不免有种不调和的现象，石楠才发出的红叶，像刚戴上红领巾的一年级小学生，在争先感知秋天的讯息，风声里，便可听到它们互相讨论的热烈。

山上任意角落的空气都很清澈，因此影子都极度清晰，易于分辨。即便只是龙胆草那小小花萼里的纤细边缘，也会在花瓣上留下影子，为它平添一分美丽。映着秋天清明的光，花朵、草木、日月，都在尽情表达自己。

我不再琢磨为什么中午会出现月亮，反而好奇，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一定有什么，使包围着生命的一切，永远令人惊奇。

有一种说法，日月同辉时许愿是很灵的。看它们在蔚蓝的天幕上交织，一阳一阴，一金一银。地面上，山川、河流、树木、花草，都被赋予了一层神秘的色彩，无限灵动与变幻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了时间的脚步，但我不知道要许什么愿。

2

明亮的天光懒懒地在川道里溜达，风躲起来，大山屏蔽了世界的喧闹。

午后的绵虒镇，街上几乎看不见人，已经过了吃饭的点。它旁边一条公路上倒不断有大车呼啸而过。

面街的一家客栈敞着大门，我们便随意走了进去，近门的地方，一个女人踩着老式的缝纫机，正在缝一件蓝色的衣服，她招呼我们，手中的活计一点没停。靠墙的架子上摆了一些零星的日用品，屋子正中有一个突兀的大冰柜，上面放一些杂物。因为看那衣服布料有点像无纺布，我奇怪谁会用它做衣服，忍不住想摸一下，女人说，这是寿衣，我伸出的手畏缩地收了回来。

女人是羌族，五十六岁，头发灰白，神情倦怠而平静。

她是这个镇上专门做寿衣的。这里的丧葬有特别的讲究，一般寿衣要七件，七种颜色，裤子5条，我问是哪七种颜色，她用眼睛示意屋子中间的大冰柜，都在里面，我打开看了看，布料都剪裁好扎成一捆一捆地摞着，红，黄，白，蓝，黑……

一边搭讪，一边看她很仔细地叠起布边“车”过去，针脚细密。现在很少见到这样的缝纫机了，样子像一只“小黑驴”，尾巴处是一个锃亮的轮，嘴巴那里是针脚，背上有一个线轱辘，嘴巴处的小盖板下也有一个线轱辘，在脚的踩动下，上下线轱辘配合，中间断了几次线，她耐心地打开小盖板接上。

女人一口川普，说做这个不挣钱，一整套大概收费1000多块钱，她身体不好，不想做了，但镇上只有她一个人会做，别人找来不好推掉，是奶奶把技艺传给妈妈，妈妈又传给她，可是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学，又费时又费力。

你如果不做了，那以后镇上有人去世了怎么办？

不知道。她叹口气，羌人风俗，死后要土葬，女人一边踩缝纫机，一边转头示意，坟就在房屋后面的山坡上。

我问她寿衣的各种颜色都代表什么意思？她简单地解释着，大都是对逝者的尊重，但有几种颜色她反复强调是对后代好，保佑他们聪明、健康、发达。后来从一本介绍古羌文化的书《汪友伦文集》中了解到，隆重的丧葬仪式体现了羌族人的生死观。认为：有生命的产生就有生命的结束。也是教育后人的一种契机——人活在世上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

午后的阳光探进来，屋子里仍有一半在阴影中。其实好多问题根本不用说出口，答案各处都有。

离她的客栈不远处的隔离带中，黄的、白的、紫红的小花，在秋风中正开得烂漫。一个坐轮椅的人，背对着我们，旁边一个女人紧挨他站着，他们静静地看着对面公路上车来车往，很长时间。

路过的一位大姐让我帮忙拍张照片，她指定的背景，除了连绵的群山，还有矗立在街边的一块红色的牌子，上书几个黄色的大字——大禹故里，幸福绵虒。而它附近，有一座大禹石像，正目视前方，眼神坚定悠远，像一位守护神，守护着当下，照顾着当下……

我们要走的时候，女人一边踩着缝纫机，一边说如果有朋友来玩可以介绍到她的客栈。

3

车窗外，沿江的大山都着一身青绿，偶尔看到一道灰白的泥石流的痕迹，融化的冰淇淋一样。

隔着玻璃，我们无法触摸到那山水，生活也一样，总有些我们触摸不到的东西，隔一层看不见的阻挡。我们安静地坐在窗子里，窗子以外的事，看了多少也是枉然，大半是不明白，也不会明白的。

比如，死这个事到底该如何去面对？

像一块冰冷的石头，怎么焐也焐不热，只会让心变冷，更疼，还一遍一遍地提醒你，放手吧，放手吧。

这个秋天，在映秀镇漩口中学，行进在地震遗址中，被一种肃穆而沉重的氛围缠裹。挣扎般，我将目光尽力远眺，其时天空正蓝，倒塌的教学楼的楼顶上，有一杆红旗迎风猎猎。

16年过去了，墙壁上，石阶上，已爬满青苔。倾倒的实验室的石块瓦砾间竟长出两棵树，绿意葱葱，这里的人称它们“生命树”，看到那挺直的干，和奋力伸出去的枝条，仿佛看到了这里的人，这里的城市，凤凰涅槃的姿势。

高原上阳光热烈，照在身上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。在威州镇阳光社区，社区主任大声地讲着阳光社区的来历。

原来阳光二字，既指高原阳光热烈，也指社会各地源源不断的关爱，更是指大家的心理。他说，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被光照亮过，所以也希望成为别人的一束光，给黑暗中的人一个拉力。

小区中央的木亭，有人在石桌上弹琴，周围站着七八个人和着琴声唱歌，他们唱得那么专注，抒情，明亮，轻盈，忘我，那些曾经的过往，那些伤痛，无望，灰败，压抑仿佛已消失无踪。

被他们的歌声感染，忍不住想要加入进去。那一刻，切肤地意识到，能在这片土地上享受微风，享受阳光，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。同事因辛苦做晚饭没有被丈夫看到的委屈，朋友因女儿高中逆反的烦恼，我因为孩子在国外读大学而产生的分离焦虑，这一切的一切，竟都是幸福的负担。在被允许的时光中，在这平凡的境地中，为难着努力着牵绊着分担着，即是无上幸福。

从汶川回来，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——又一次日月同辉，树叶的翠绿色和天空的藏蓝色很美。梦中在拍一张合影，大家互相招呼着，说笑着，人越来越多，但不时有人走开，又不断地有人加入进来，好像总也凑不齐的样子。

谈薮

绝 版

□ 崔舒越

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限量发行，她终于还是点击了“确认支付”。抬眼间，她看到在柜子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整整齐齐陈列着的口红。像欣赏战利品一般，一眼望去，都是她曾经“确认支付”缴获的，已经绝版的。戴上手套，生怕在外包装上留下痕迹，她转出已经出油的、完好无损的膏体，又转回去，如此反复，颇有回望“峥嵘岁月”的自豪感。

无论怎样小心翼翼防备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外包装上还是留下了氧化的痕迹。她绞尽脑汁：该怎么才能保证这些“绝版”只如初见？就像大部分女子想让模样停留在十八岁一样，她甚至想过冻结时间。

如果医美针可以适用于所有东西就好了。草木零落、美人迟暮的伤感涌上心头，她走出门想要寻找一片热闹暂时逃避。

不知不觉，走到剧院门口。正逢散场，人群簇拥。可她又想起柜子里的口红，到底怎样做才能抓住这些绝版？百无聊赖，她停下脚步。

似乎是一对情侣，男孩在外面等待散场，问女孩今晚体验如何。女孩喋喋不休，生怕自己漏掉了哪个细节。她感叹女孩的记忆力：她甚至能记住在大约什么时间，哪个演员说了哪句台词。恍惚间，她想起了几年前学生时代的自己，上课奋笔疾书，生怕漏掉老师的哪一句话，丝毫不在意写的字将要飞起。讽刺的却是写完之后她再也不会将那些飞起的文字再看一遍，直到高考结束她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成绩还是不尽如人意。

她听女孩说着，即使女孩说得那么生动，细节到能说出第几幕演员如何站位，可她怎么也想象不出那是怎样一场戏。她不禁在心中为男孩竖起大拇指，能听这么久却没有丝毫不耐烦。可她又开始担忧，明天一觉醒来，女孩还能记得那么清楚吗？或者女孩会为了记得今晚而写下洋洋洒洒的文字来描绘吗？她曾经因为太害怕将经历过的日子忘记而活得小心翼翼。她记了好多本日记来使自己放心地将那些鲜活的经历全部遗忘，可结果却是她从来不去翻那些流水账。

愁意未散又添新愁，总觉得世间一切都如流沙，怎么握也握不住，她努力抑制这些伤感。那边两个女孩笑容是那么甜美，说起话来眉飞色舞。

她们说在主角身上看到了生命的鲜活，生命应该是自由的，不应被枷锁束缚，更不要给自己设置枷锁……奇怪的是她脑海中竟浮现出舞台，即使她知道她脑海中的和两个女孩口中的定是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她很想去追问两个女孩，你们究竟看了一场怎样的戏，可是她不忍开口打扰。她忽然想到自己早就已经听过一遍了，甚至演员的台词都还没有从她脑海中淡去。她又很想去问一开始看到的女孩，她在这场戏中感受到了什么，可是那个女孩早已在街道的灯光里远去。

风吹过，一片落叶落在她的围巾上。她想起那年秋天，为了捕捉即将“绝版”的秋色，她根据各种软件推荐，走遍了这个城市所有的赏秋胜地。

她慌忙打开手机，将相册定格到那时，似要将每张照片看穿。可是照片太多了，好几张近乎一模一样，她像是在玩小时候找不同的游戏，仔细斟酌着每张的差别，不禁感慨手机内存真大。翻到最后她也是没了耐心。

她的初心是想通过照片回忆起那年的时光。可是就像戴上手套转出口红的膏体一样，除了出油的红色再没有其他，甚至这抹颜色除了转出来的时候在她脑海里停留一瞬，再没有在她人生中留下什么足迹。此时，除了照片，再也没有什么。

她记不起当时看到满山遍野、色泽不一的红色时，自己是否也在感慨什么。依稀记起的只有忙着拍照的自己，正在忙着把所有地点各个角落全部逛到，生怕落下什么“绝版”。

想到这里她开始羡慕刚刚还在眼前闲聊，如今已经走远的两个女孩。看完一场戏，她们脑海中或许没有留下工笔画，却收获了一片泼墨的山水。而自己先前的岁月里，看似所有的景色都是那么充盈，却忘了最重要的留白。

夜深，剧院外面的人群逐渐散去。她一路小跑回到柜子前，着急得没来得及戴手套。还好，有的口红还“新鲜”。她精心选了一个喜欢的颜色。坐在镜子前，这抹红色终于在包装以外留下了痕迹。

很多年后这抹红色也会淡出她的记忆，就像一觉醒来或许那个女孩会遗憾自己已经记不清演员的台词。可是她会记得今晚的心绪，记得这抹红色带来的此刻的鲜活。

又是一年层林尽染，她漫步林间，不再着急看尽每处细节，安心把手机放在口袋里，只是静静地驻足望着，不知想起了什么。

记忆也会“氧化”，会“绝版”。但若能去自由经历，用心体会，去发现，去思考，每次回想起过去的时光或许会是几笔勾勒的山水画。

坊间

书 家

□ 淮 东

先生是俺村出的第一个大学生，自幼习书，早早成名。1988年我到济南读大学时，先生已在省文联任专业书法家多年。同是学中文，毕业后又同在省文化单位工作，小字辈的我常到他家拜访讨教。

有次聊着聊着，先生半开玩笑说：你看，别人都叫作家、画家，到我们这里加了个“法”字，像是刻意强调书写技巧。怎么不像古人那样称呼“书家”呢？

初听愕然，后来慢慢寻思，还真挺有道理。特别对先生来说，可不只写得一手好字，文化涵养也深，尤其擅长诗词、楹联创作，言谈举止、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书卷气。在泰山天街，刻有先生自撰自书的一副对联：今夜振衣了夙愿/明朝展翅赴鹏程。

先生题联李清照：漱玉泉明，千年来依然清影相照。西风卷黄花，半生流离半生憔悴/鹊华轩静，百代后何须易地求安？春雨醉溪亭，一榻幽韵一榻词魂。上下联构思巧妙，字词间意境深邃，酣畅淋漓的诉说中，仿佛听到远隔千年的一声叹息。

曹植曾在我们老家做过“东阿王”，墓地就在黄河边的鱼山脚下。先生为曹植写的一首诗刻在墓园碑林醒目处：卧山枕水梦悠悠，日月滔滔万古流。才高八斗因才累，诗成七步成诗囚……但我更欣赏他咏曹植的另一首诗：鸿鹄空展翼，风雪塞长天。从容七步走，煌煌几千年。寥寥数笔，写尽一代才子的卓然风骨与多舛时命，读罢余韵袅袅，与泰戈尔的“世界以痛吻我，要我报之以歌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此时的先生，是诗人，是书家。诗歌、书法融为一体，互为表里，如入化境。

书家很是接地气。小时候每逢春节，先生回村与家人团聚，我总要遵父命到他家取春联。小小院子里排起了队，先生半蹲半坐，在一个矮小的桌几上挥毫疾书，乡亲们一个挨一个喜笑颜开取走春联，回家贴在简陋甚至破败的大门上。年复一年，直到先生举家搬往省城。现在想来，那些在风雨中日渐斑驳失色，第二年又焕然一新的大红春联，于乡亲确是门面，于先生似是本分，但在后人眼里，未免有些暴殄天物。

但先生不以为意，多年来几乎有求必应，还经常下乡给各地百姓书写。大奖拿了不少，包括终身成就奖，而他更在意中国书协20多年前颁发的“文化下乡先进个人”。弟子桃李满园，老家几位后生专门模仿他的书法，几可乱真，遂成当地名人。逢年过节到先生家去，总能见到满屋客人，很多是大老远从乡下赶来的。

先生终日繁忙，不忍添乱，迄今只开口求过两回字。一次是早些年要好的文友出国定居前，作为赠别礼物前去讨要。一起吃过晚饭，有一搭无一搭聊到九十点钟，见先生没有动笔的意思，便不知深浅一再催促。终于，先生起身舒展一番筋骨，站在书案前凝神聚气，很快，一副精美的对联行云流水般呈现在眼前：学积日月百年厚，路踏崎岖万里行。好一个量身打造的原创精品！原来先生的脑子刚才并没闲着，一直在用心构思呢。

今年春节前，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同事转岗离任，再请先生题字赠别。过了半个多月，先生打电话给我：“写了好几遍，实在不中看，拿不出门去。老喽，写起来使不上劲了。”

闻此，一时竟有些恍惚。印象中，先生一直是笔耕不辍的，就在此前几个月，他还跟弟子们忙活着办了两场师生书法展，名曰“踏遍青山”——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风景这边独好……

岁月如流水不舍昼夜，不经意间，先生已是88岁老人。当年的风发意气、激扬文墨，恍如昨日。回头看，那么长的求索探幽路，那么多的付出与收获，书家如斯，夫复何求？

先生姓娄，名以忠，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首任主席、中国楹联学会原副会长，擅行楷、行草。其艺术风格在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德发笔下独称“娄书”。

书斋冠名“太阳树下”。

太阳树下，夕阳很美很温暖。

书影

空城不“空”

——也谈邱华栋的《空城纪》

□ 高洪雷

希腊神话中说，众神之父宙斯在地球两端分别放出一只鹰，让它们朝对方飞去。当初看到这个神话时，我特意翻开世界地图，试图弄清楚这两只鹰究竟从哪里起飞，在哪里相会。做了大量功课，我才惊奇地发现，这则故事其实是一个神谕，两只鹰应该分别从地中海沿岸和东海沿岸朝内陆飞行，其飞行的路线就是贯穿亚欧的丝绸之路，其相会的地点就是亚洲的心脏——西域。邱华栋先生所书写的六座空城，就在西域。

实与虚

西域史，是一个遥远、神秘、冷僻、艰涩的领域，不仅对任何一个作家是巨大的挑战，就连历史学家都很少有底气去触碰它。但作者书写西域，具有他人不具备的三大优势，一是他出生在天山脚下的昌吉市，与丝路古道天生有缘，少年时代就造访过唐朝北庭都护府遗址，成年后又以“行万里路”的士子情怀走遍了人迹罕至的丝路空城；二是他嗜书如命，经年累月，爬梳钩沉，掌握了海量的有关西域的历史、地理和人文知识；三是他善于化腐朽为神奇，赋万物以灵性，尤其擅长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自由转换。

在书中，他的第三点优势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如“尼雅四锦”一章，“五星出东方而利中国”蜀锦护臂，是实的，是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国家一级文物；但从汉朝远嫁西域的细眉公主，将蚕种偷运到精绝国，并用汉朝赏赐的五色锦为身为王子的夫君织护臂的故事，是虚的，是文学加工。又如“敦煌七窟”一章，第285窟，是实的，此窟南壁上确有五百强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壁画；但一个凶犯杀死好色的方丈后逃到千佛洞皈依佛门的故事，是虚的，是文学加工。但恰恰是这些文学加工，唤醒了沉睡千年的空城，并且让空城中的“死”物“活”了过来，从废墟、壁画、雕塑、棺椁、史书中走了出来，立起了身，说起了话，有了体温、表情与呼吸。

点与线

作者所书写的六座空城，除了敦煌处于河西走廊最西端，其余的都位于阳关和玉门关以西。它们无一例外，都处在丝绸之路主干道上，都是汉唐时期著名的绿洲城邦，其中汉代的龟兹国人口超过8万，于阗、楼兰国人口也都过万；唐初的高昌国人口仍超过3万。由于五代十国之后全球气候持续变暖，塔里木盆地中的南河断流、北河（塔里木河）改道、沙漠扩大、绿洲萎缩，加上持续不断的战争，导致丝绸之路被多次阻断，这些丝路古城便渐渐废弃了，成了黄沙遮蔽的死城、空城。于是，作者抱着对出生地的满怀深情，凭借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，在大量史料和实地勘察的基础之上，用一支生花妙笔，通过想象一步步还原了空城的文明主题。

“龟兹双阙”的主题是“音乐”，其中有解忧公主的女儿呈现给世人的汉琵琶，有唐代舞女火玲珑所表演的龟兹乐舞。“高昌三书”的主题是“书法”，包括汉代班勇的帛书，唐代张氏的砖书，宋代使者的毯书。“尼雅四锦”的主题的“丝绸”，其中包括细眉公主所织的护臂，临川王两个小王子的锦裤和锦帽，私奔的美女善爱的锦被。“于阗六部”的主题是“文物”，包括铜钱、雕塑、文书、绘画、简牍、玉石。“敦煌七窟”的主题无疑是“佛缘”。其实，本书并未局限于这些空城，空城只是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卷轴中的六个节点，作者借助这些节点，串联起从长安起步，经敦煌、楼兰，西南去且末、精绝、于阗、莎车，西北去焉耆、渠犁、乌垒、龟兹、姑墨，然后在疏勒汇合的丝绸之路主干道，也承载了从张骞出使西域，细君公主、解忧公主远嫁，到班超、班勇经略西域，八戒（朱士行）、法显、宋云、玄奘西行，再到西方探险家斯文·赫定发现楼兰等等绵延两千年的风云际会。可以说，这是一部有关西域历史、地理、外交、文化、民俗、风物、战争、宗教的百科全书。

作者自始至终都在挖掘空城的精神根脉，解读空城的文化密码，重续空城的思想图谱，复原空城的绝代风华。逝去的，是时间上的数字；永恒的，是思想的刻影。作者复原后的“空城”，更像是一座层层叠加的思想之塔、精神之塔、文明之塔，从塔基到塔尖，分别是龟兹双阙、高昌三书、尼雅四锦、楼兰五叠、于阗六部、敦煌七窟，无论是其中的音乐、书法、绘画，还是文物、丝绸、宗教，都是熠熠生辉的文明宝藏，都是由丝绸之路的发起者——中国所带给人类的伟大成果。

古与今

克罗齐说过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。在作者眼中，空城并不意味着虚无。因此，作者在回望古城前世繁华的同时，始终没有忘记它们的今生，他把每一个空城故事都延续到了当下，而且是“我”身临其境的当下。

在“龟兹双阙”的现代部分，“我”不仅在库车音乐会上听到了撼人心魄的十二木卡姆，还在一个院落里捡到了细君公主的汉琵琶。在“高昌三书”一章末尾，“我”随同一位美术史教授前往高昌古城和交河故城探访，美术院校学生杨泓月根据当地出土的高昌剪纸残片，剪出了精妙绝伦的“对马”。尤其是在“敦煌七窟”一章，包括“我”的女同学——赵娉婷在内的一代代敦煌研究者和保护者，远离尘嚣，自甘寂寞，把生命和心血全都奉献给了这一世界级艺术宝库。最终，“我”受到感化，告诉赵娉婷：“我想到敦煌研究院来，和你一起工作。”正因为有“我”的一次次穿越和参与，这些湮没已久的空城才重新变得生动、丰厚、立体、辉煌，才实现了文明和价值的轮回。在作者笔下，空城不再“空”。

对于在历史时空中自由穿越、上下翻飞的“我”，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作一个“个体”的人或器物，而是一种饱含民族大爱和大义的“集体”潜意识。难怪鲁迅先生说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“我”有关。

花与根

丝绸之路的流动性，决定了丝路城邦文化的多样性。这些坐落在丝绸之路要冲的古城，没有肤色歧视，没有语言障碍，也没有宗教隔阂，始终以博大的胸襟拥抱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、牧民、农人、使者、僧侣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一种多姿多彩的混血文明——西域文明。它既是东西方文化的双向奔赴，也有印度文化、粟特文化、波斯文化的主动参与，但它始终是以中华文化为主导的。如果风姿独具的西域文明是花，那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就是它的根。对于这一点，作者表现得十分清醒。因此他说，这次写作是一次“寻根之旅”。

譬如，在“龟兹双阙”中，汉琵琶是由汉朝的细君公主带到乌孙国的；而龟兹国的宫殿和礼仪，是龟兹国王绛宾与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结婚后，到长安住了一年，回国后仿照汉制建立的。在“尼雅四锦”中，没有汉朝细眉公主将蚕种偷带出来，就不会有精绝国的丝绸业，而她所绣的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护臂，不正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吗？

只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历史活着，这个国家和民族才活着。借助虚构的或写实的、浪漫的或现实的、感性的或理性的、自然的或印象的、魔幻的或荒诞的、悲怆的或戏谑的笔触，书写自己的文学原乡，应该是每一个作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据作者介绍，这部书，经历了三十年的构思和积累，六年的创作，伴随了他整个的创作生涯，可谓倾注了全部心血。